

雕塑家劉開渠

● 李 遠 榮

成都三寶開渠第一

四川人都聽說過成都三寶，第一是劉開渠的雕塑像，其次是張大千的畫和沈福文的漆器。

劉開渠的雕塑藝術最早是名揚蜀地，逐漸名揚全國，現在人們都懷着敬意，稱他是中國現代雕塑的奠基者，著名的雕塑家、教育家。

劉開渠是安徽巢縣人，生於一九〇四年。這是一個貧苦的山區。他的祖父不識字，是個有五六十畝地的小地主，因沒有兒子，晚年又娶了一個王姓女子。也許因為出身貧寒，她在劉家既沒有被稱作太太，也不是姨太太，而一直被喚為「王姑娘」。名不正，則言不順，她在家裏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祖父去世時，父親剛兩歲。「王姑娘」只因爲有個兒子，才沒有被趕出門去。

他的父親滿腦子封建思想，老喝酒，平時游手好閒，養鷹捉兔，不做正事。他母親比父親大五歲，兩人感情不好，母親老是挨打，經常被打得頭破血流。於是母親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孩子身上，以爲生了孩子後，夫妻感情會變好。誰知孩子出生後，夫妻感情更壞。母親完全失望了，

她不但不要孩子，還要把兒子除掉。

一年冬天，劉開渠在深夜的噩夢中被母親赤身扔在過道裏，風雪呼嘯，寒風刺骨，他扯開嗓門向這個不公平的世道發出憤怒的抗議！他的哭喊聲被祖母，也就是「王姑娘」聽見，才把凍得渾身青紫的孩子抱到她的屋裏，從此他便與「王姑娘」生活在一起。

在父親的暴怒吼叫，母親絕望哭聲中，他長到七歲。

他起初不明白爲什麼奶奶不被承認是奶奶，而被稱作「王姑娘」？當他稍大些，才知道奶奶娘家窮，而窮是被人看不起的。他從小就有頭痛、病，痛起來難以忍受，七十多年來他記不清吃了多少頭痛粉或止痛片，也許能有幾十斤吧？而這個頭痛的病根就是小時被母親拖在墳頭陪她哭時落下的。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那天，自然從未像別人家做過生日。

七歲時，鄰村有個同族富人的兒子到縣裏上學，要找一個人伴讀，劉開渠得到了上學的機會。在學校裏，他功課很好，尤其是國畫畫得出色。教美術的王子云老師很喜歡他，在高中畢業時

，鼓勵他到北京去考國立美術學校（後改爲專科學校，收中學畢業生）。王老師的同學在巢縣教育界管事，爲他申請了一份「留外貸金」（即縣裏爲在外地讀書的學生借一點錢，畢業後歸還），父親那時有虛榮心，覺得有人讀書也是好事，典了一畝地，湊了幾串銅錢給他作盤纏。

臨走那天，「王姑娘」和母親把他送到村外，淚水盈盈地囑咐他好好念書，學點本領。他摟着奶奶的脖子說：「奶奶，你放心吧，長大了我掙錢養你老！」王姑娘及母親的淚水落在他身上，一直目送他走到天邊。

美校學畫南下投師

劉開渠到了北京，順利地考入北京美術學校。他努力學習，連星期天也在教室裏畫畫，看報。他第一次看到天安門，驚喜極了；這麼雄偉，這麼高大！他覺得自己的心胸也寬闊起來，他要發奮努力，爲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做點貢獻！

第二年，「留外貸金」沒有了，家裏也很少接濟他，他就替西城中學刻寫蠟板，兼幾節美術課，報酬是在中學住宿，吃三頓飯，後來給報刊

有點短文，賣幾張畫，換點零用錢，但刻蠟板也有時有斷續，三頓飯沒了着落，有時吃兩個包子就硬撐一天。實在餓極了，就到老師家求食，老師和師母留他吃一頓飯。家境稍好的同學也接濟他，吃飯難，衣服就更沒錢買了，腳上的破鞋拖拉不住了，走路都不敢抬腳。然而生活雖然貧困，心靈却很富有，他拚命地畫畫，希望在藝術上找一條出路。

二十年代的北京，是中國政治風暴的中心，五·四運動的餘波還在繼續衝擊着這座古城。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的青年學生和市民舉行集會遊行，抗議北洋軍閥頭子段祺瑞的賣國行徑。劉開渠把寫好的標語小旗分發給美校參加遊行的同學，同時又擔任聯絡員，去向北京大學的隊伍送通知。當遊行隊伍行至鐵獅子胡同段祺瑞的執政府門前時，遭到了血腥鎮壓，北京美術學校的同學姚宗賢慘死在血泊之中。他悲憤萬分，第二天便參加了抬着死難者身體的示威遊行。

一九二七年四月，他的同學和好友譚祖堯被絞死。譚的遺體被橫陳在陶然亭示衆。他不顧危險，與另外幾個同學一起去把譚祖堯埋葬在宣武門外四川義地。他把給譚穿的壽衣先自己穿一次，再給譚穿上，他雙手托起昔日好友的遺體，看着脖子上勒得深深的繩痕，心痛如絞，淚似雨下！

一九二七年八月，軍閥張作霖用裸體模特兒有傷風化爲名，下令關閉了北京美術專科學校。他，一個來自小山溝的學生，原想留在學校作助

教的，這下也無安身之地了。他決定了和作家丁西林一起去上海，在上海沒有找到工作，便去南京找老師聞一多。

熱衷雕塑赴法深造

聞一多曾經在北京美術專科學校當過最後一屆的教務長，此時已在南京大學任教，聞先生介紹他到南京大學院（相當於高教部），而分給他的工作仍舊是刻蠟板。他的手在刻蠟板，心却在想着雕塑。後來他在宣武門的地攤上看見了雲崗石窟的照片，越看越有意思，迷上去了，對雕塑發生了極大的興趣。

一天早晨，他在大學院裏碰到院長蔡元培先生，就說道：「蔡先生，我想到法國去學雕刻。」

蔡元培沉吟了片刻，點頭贊成道：

「噢，去法國留學的人不少，去學雕刻的還沒有，有機會的話，可以考慮。」

在那時候，中國沒有專業的雕塑家，雕塑也不被一般的羣衆所理解。只有部份農民在農閒時幫助廟宇做泥菩薩，農忙時又去種田。

不久，北京藝專校長、畫家林風眠到了南京，提出要在杭州辦個藝術學校，招了四十個學生，請劉開渠去當助教。藝校開學時，請蔡元培去主持開學典禮，劉開渠再一次見到蔡先生，又提出赴法學雕刻。蔡元培說：「這件事我記住了，沒有忘記。」

五月，他接到了大學院的公文，派他去法國當駐外著作員，月薪八十元。預支半年，發給半

年，又給了一張法國郵船三等艙的船票，這樣他意外順利地去了法國。

名師樸舍收作助理

巴黎高等美術學校雕塑系採用工作室制，一位教授負責一個工作室。當時該校有四個工作室，欲入學者先到巴黎街頭和博物館看這些教授的雕塑品，你喜歡誰的風格即可要求報考誰的工作室。

劉開渠到巴黎後，被巴黎林林總總的雕塑藝術所深深吸引住了。且不說偉大的米開朗基羅和羅丹的傑作是怎樣的千古不朽，在眼下學校任教的讓·樸舍的作品就使他驚嘆！樸舍的作風是浪漫主義的，却有濃重的現實主義成分，構圖和結構嚴謹。樸舍在巴黎有五、六個紀念碑，在各地和博物館都有作品，他塑的法國大作家雨果的像，曾驚動了巴黎。終於，劉開渠以他在繪畫上表現出來的才能考取，成爲樸舍的學生。

在樸舍的工作室學習的，大多數是法國人，而且都是先前在各地學過的，都有基礎，所以採用啓發式教學。老師每周只來校兩次。而劉開渠，一個年輕的中國學生，却因勤奮好學，他表現出來的非凡才能而被老師看重。

他的第一個雕塑作品，是根據他在國內創作的油畫『流民圖』中流民的形象做成的浮雕。樸舍看了很高興，他說：「你對雕塑很敏感，這很難得。雕塑是立體的，有的人怎麼做也缺乏立體的感覺，總像個平面體，呆板得很。」

兩年後，老師問開渠：「你願不願意到我的

工作室，作我的助手？」

到老師的工作室去；親眼看老師怎樣做雕塑，這是多少學生夢寐以求而實現不了的願望啊！他說：「老師，我很高興您的信任，不過我不想完全放棄課堂學習，因此我希望每天到您的工作室半天。」

轉眼，三年又過去了，劉開渠的雕塑藝術有了長足的進步，經濟收入也增多，無須再為衣食發愁了。可是他思念自己的祖國，渴望着把自己學到的藝術獻給中華民族。

九·一八事變後，我國東北全境淪喪。

一九三三年一月，他參與發起在巴黎成立「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并任理事。遠在異國的青年們聚在一起談祖國的危亡，斥日寇的殘暴，憂國愛民的熱血在心中沸騰！不久，他收到邀請他回國擔任雕塑系教學的信。

「老師，我要走了，祖國在呼喚我，我的水深火熱中的祖國！」

樸含緊緊地捏着他的學生和親密助手的雙手，依依惜別。從感情和需要來說，他都捨不得劉開渠走，可是既然是祖國和民族的召喚，那就應該回歸。於是，老師鬆開了手：「祝你一路順風！」

線條遒勁功力日顯

劉開渠回國後在杭州藝專任雕塑系主任，抗日就成為他創作的主题。他第一個大型作品就是「淞滬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雙人立像，表現為國捐軀的抗日志士，一九三五年立於杭州西湖邊

。這組塑像，已經毀於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現在是看不見了，但劉開渠這個時期的藝術特點和風格，在著名作家郁達夫的筆下却有生動的記述。這裏不妨從他的散文「雕刻家劉開渠」中摘引一段：

他的雕刻，完全是他整個人格的再現；力量是充足的，線條是遒勁的，表情是苦悶的；若硬要指出他的不足之處來，或者是欠缺一點生動罷？但是立體的雕刻和畫面不同，德國守舊派的美術批評家常說的「靜中之動，動中之靜（Bewegung in Ruhe Ruhein Bewegung）」等套話，在批評雕刻的時候，却不能直抄的。他的雕刻的遒勁，猛實，粗枝大葉的趣味，尤其在他的規劃裏，可以看得出來；疏疏落落的幾筆之中，真孕育着多少的力量，多少的生意！

新近，他為八十八師陣亡將士們造的紀念銅像鑄成了，比起那些賣野人頭的塑雕師的滑技來，相差得實在太遠，遠得幾乎不能用言語來形容。一個是有良心的藝術品，一個是騙小孩子的糖菩薩。這并非是我故意為他捧場的私話，成績都在那裏，是大家日日看見的東西。銅像下的四塊浮雕，又是何等富於實感的創作！

從這一段充滿嘉許和欣賞的熱情文字中，可以看出二十九歲的劉開渠已經在雕塑藝術中有了相當的造詣。而後在戰火中，在流亡中，他在典衣、借債的艱苦歲月中，不間斷地致力於雕塑工作和教學，宣傳雕塑的功能，創作了大量作品。

然而，這些雕塑是什麼樣的條件下創作的，不了解情況的人也許永遠也想像不出來。

艱苦歷程不棄雕塑

那時候，搞雕塑一切都要自己動手。他既當木匠，又當鐵匠，還是泥水匠和銅匠。要粘土，得自己跑到城外的農田裏去找，含沙的不行，粘不到一塊兒；太粘的也不行。必須既有粘性又不粘的。他的足跡踏遍了郊區，像個土壤學家，這裏抓一把，那裏捧一捧，對比選擇。找到合適的粘土運到城裡，還不能直接用，先過篩，再用水浸泡攪拌，把雜質漂出來，沉澱下來的細土才好。

雖是這樣艱苦，但當時雕塑這行業實在太冷門，并不被人們認識。有時他偶爾在公共場所被人介紹：「這位是雕塑家」，別人馬上就會認為他是刻圖章的，甚至當時就要請他代刻一方。當他講明自己不是刻圖章的，而是雕塑像的，便會立即受到冷落，遭到白眼。有時警察來查戶口，詢問他的職業，聽說是塑像的，就叱問他為什麼不去手工和攤販管理所登記，把他和街上那些補鞋、賣糖葫蘆、捏麵人的藝人視為一流。直到解釋說他是教員，警察才作罷。在杭州時，他在街上走，認識他的小孩就喊：「做泥菩薩的來了！」按照中國傳統的習慣，活着的人是忌諱做像的，說做像會把人的「魂兒」做丟了。因此，那時做像的人很少，即便是做，也大多是在死了以後，做的也比較少。他在杭州做的最初一個像，就是為了陪葬。一個葉姓人家要他做死者的浮雕，背面郁達夫撰文，鑄成銅質，與死者一起埋葬在地下。

一次，有位貴婦人爲她死去的丈夫訂做一個像。像做後，他們家裏的人來看，因爲鬧財產糾紛，嫂子說好，小叔就一定說不好，品頭評足，要改這改那。最後竟提出讓只有六歲的小孩子來當評判，讓他說像不像爸爸。碰到這種時候，劉開渠氣得不得了，這是侮辱藝術家的性格！但毫無辦法，只好嘆氣。他想，也許這是雕塑家永遠掙脫不開的命運，藝術和現實不調和的矛盾！

劉開渠選定了自己的道路，就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儘管可能被命運的拳頭擊得頭破血流，但他不回頭。在四川成都的十年間，他含辛茹苦，雕塑了大量作品，留下難忘的印象和回憶。

當時日軍南進，日本飛機頻頻出動，戰事越來越緊，成都幾乎天天都有警報。

在這段苦難的日子裏，他搞雕塑老是賠錢，生活全靠妻子在兩個學校教書，每月掙一担半米來維持。後來，爲了做像，妻子陪嫁的首飾和貴重衣物都典當一空。爲紀念這段生活，他們第二個女孩取名米娜，就是「米太貴啦！」的意思。

終於，連這樣的日子也不能維持下去了，做不成雕塑就只好再去教書，抽空搞些創作。

在不能搞雕塑的環境和條件下，他在搞着、堅持着，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如「孫中山先生銅坐像」、「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無名英雄像」、大型浮雕「農工之家」等。

當製作「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無名英雄像」時，雖然錢不多，但他愉快地接受了，因爲「無名」，便可以發揮自己藝術特色，在這個像上傾注自己的感情，表達自己的追求，而不被一些庸人以

像不像來挑剔指責。有人建議塑一個軍官的形象，他拒絕了，他決定塑一個士兵，一個健壯英武的正在衝向敵人的士兵。

無名英雄像完成時，葉聖陶先生親自來訪，寫了一篇熱情贊揚的文章，登在他主編的「中學」雜誌上。著名畫家徐悲鴻看到這無名英雄像，高興地歡呼起來，說：「哎喲，真好，這可是偉大的作品！」

拓荒者是幸福的，沒過多久，劉開渠的雕塑藝術名揚蜀地了，當時人稱成都有三寶，即劉開渠的塑像、張大千的畫和沈福文的漆器。

名門賢妻含辛茹苦

程麗娜出身於工程師家庭，聰明、美麗。九歲時，她考入杭州國立藝專，潛心學習油畫。課外，她喜歡唱歌、演話劇，尤其愛唱京劇。

每當藝專的劇團排演京劇時，麗娜便是無可爭議的主角，她嗓音甜潤醇厚，是個很有天賦的老生。她扮演諸葛亮，演「借東風」、「空城計」。一九三〇年，藝專組織自己的劇社，決定排演「茶花女」。藝專有繪畫系，畫布景、設計舞台都沒有問題，可以搞出第一流的水準。由誰來演主角瑪格麗特呢。人們自然想起了麗娜。她果然不負衆望，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善良、美麗、富有犧牲精神的不幸的外國姑娘的形象，演出後轟動了杭州。後來她又在幾個大型話劇中擔任主要角色，像「西施」中的西施，「易水別」中荊軻的妻子，「雷雨」中的四鳳等，藝專的劇社曾去南京、杭州等地演出，至今還有局外人樂道當年

盛況。

當劉開渠與她戀愛時，許多人都替他捏一把汗，像程麗娜這樣年輕、美麗、家境富有的名門閨女，會嫁給一個塑「泥菩薩」的嗎？的確，這段愛情最初并不順利。程父這位當時極負聲譽的鐵路工程師和他的夫人都希望女兒嫁給一個既有名又有錢的人，因此他們反對這門親事。由於程麗娜的堅持，兩位老人奈何不得，只得勉強同意。

但也有一個條件，要求劉開渠請二位社會名人當證婚人和家長。似乎這樣才是「門當戶對」。於是郁達夫就當了劉開渠的證婚人，王映霞當了劉開渠的家長。他們在武漢舉行了十分簡單的婚禮，沒有鋪張，沒有請客。

爲了丈夫的雕塑事業，她不能再演戲了，甚至也沒有時間作畫。從前沒吃過的苦，她吃了；從前沒受過的累，她受了。她給丈夫當模特兒，當助手，當勤雜工……她什麼都要當。孩子太小，需要她照顧，但爲了解決吃飯問題，她還要四處找工作。定居成都時，她在兩所學校裏教課，一個學校上完，馬上趕到另一所去。兩個學校相距很遠，那時又沒有公共汽車，她每天要步行橫穿全市。

碰上陰雨天，城外一片泥濘，便買一雙草鞋套在布鞋外頭，一步一步地跋涉去上課。課間休息的時間只有十分鐘，她都不肯放過，趕着給女兒編織毛衣、毛褲。

生活雖艱苦，但她快樂而滿足，慶幸自己嫁了一個好丈夫。

三女命運坎坷而逝

劉開渠沒有兒子，只有三個女兒。長女劉微娜，由於父親在五七年反右擴大化時受到衝擊，她正忙於高考，又要整夜為父親抄寫「檢查材料」，勞累過度而得了腎炎。她自己不說，父母又沒顧得上她，最後竟死於一九五八年。二女兒劉米娜，生於兵荒馬亂中，因環境險惡，醫術低劣，接生的人處理不當，臍帶纏在脖子上引起窒息，落得雙手殘廢；只有小女兒劉沙平是全家的希望，雕塑事業的接班人……

沙平終於長大了。她性格潑辣、開朗，連相貌都很像父親。她在中央美術學院附中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考美院時，想到她是個女孩子，父母都極力主張她學畫，國畫、油畫她都有基礎，然而她却堅決要報雕塑系。

女兒沒有空擲自己的諾言，她以優良的成績順利地考入雕塑系。這一屆雕塑系只收六個學生，她是唯一女生。經過六年的刻苦學習，她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撲向劉開渠及其家庭的時候，劉沙平以一種贖罪的心情來對待的。有人說：「劉開渠家的東西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他的孩子是喝人民的血，吃人民的肉長大的！」沙平心裏很難過，她想人民血汗換來的東西，應該還給人民；喝人民的血長大，就讓我把我一切都獻給人民。於是，她誠心誠意地拖了板車，把家裏的電視機、半導體收音機、照像機等貴重物品都送到美術學院，要求組織還給人民。板車裝不下

，她又叫來出租汽車。

這樣做完之後，她感到精神壓力減輕了，但是一句流言又把她推進深淵：

「她這是害怕父親挨鬥，送來些東西迷惑羣衆！」

看着年邁的父親跪在台上，受着非人的侮辱，女兒心裏是什麼滋味啊！是痛？是恨？她想要揭發父親，可是揭發什麼呢？批判會上說父親是特務，她不相信，却又不願意站在羣衆的對立面上。她心情矛盾，十分痛苦，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只好到社會上尋求解脫。

她的眼睛有點近視，但平常從不戴眼鏡，這期間她天天戴着，因為她眼眶裏總是含着淚水，她怕別人看到，說她對不清界限啊！

離開美院以後，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人們發現劉沙平淹死在玉淵潭的湖水裏……

劫後餘生依然達觀

逝者如斯乎，對人世的滄桑，劉開渠看得很淡。

現在，年過古稀的他，又踏上了一個新起點。

有多少事情等着他去做，有多少作品等着他去完成啊！他的學生們渴望他總結從事雕塑教學五十年的經驗，紛紛給他寫信，有的還送來了當年在課堂上作的筆記；出版社提出整理出版他從一九二三年以來就散發在各種報刊上的論文，并催促他寫一生中重要經歷……。而他除了寫字、作畫外，想得最多的還是雕塑。

最近我十分幸運地收到劉開渠大師送我一幅特大對聯和中堂。

對聯寫的是：

「遠榮先生雅正

開簾見彩月

倚樹聽流泉

庚午夏劉開渠書」

而寫的中堂是，

「遠榮先生雅正

天風海濤

劉開渠書」

達觀，充滿着憧憬，這就是藝術家的性格和心境。

編輯部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許多稿件，多不符合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搞趣，來稿以六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

」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